突出大好山——曹洞宗壽昌派開山祖師無明慧經

一生沒有神異際遇，也從不以曹洞正統自居，
無明慧經一生奉行農禪，生平佛法不離鋤頭邊，
其性格如山，也因山而開悟，
無明慧經本身就是一座「大好山」，
雖不攀緣，自然接引有緣人，挖掘這座大寶山。

突出大好山，千里遙相見。
——憨山德清〈題無明和尚真贊並引〉

成功，往往伴隨等待。只有善於等待的獅子，才能順利捕獲獵物，否則不過白費力氣而已。欲速，結果往往是「則不達」；事緩，亦未必能圓，更多的是因循苟且，結果卻是緩不濟急。善於等待，絕非坐破蒲團，而是在最適當的時機準確出手。任何偉大的成就，都需要有正確的人、正確的地方，當然還必須選擇對的時機。

認真修行　運水搬柴

晚明曹洞中興最重要的旗手當推無明慧經，其開創壽昌一派，可以說是曹洞禪發展歷史中一件大事。特別是江西、廣東、福建等地，曹洞宗風頗為興盛，清初曹洞宗壽昌派由東皐心越（一六三九—一六九五年）傳至日本，由石濂大汕（一六三七—一七〇五年）傳至越南。十七、八世紀的東亞，曹洞禪也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趣味，這偉大弘法道業竟濫觴於一個僻居鄉野的老和尚無明慧經之手，也十分耐人尋味。

撇開萬曆三高僧憨山德清、雲棲袾宏、紫柏真可與雪浪洪恩不說，晚明佛教的重鎮如密雲圓悟、湛然圓澄都具有鮮明的人格特質。密雲圓悟帶有濃厚的戰士性格，對於貫徹信念一事具有無比的熱誠，生涯就是到處征戰的紀錄；湛然圓澄則是化雨春風，生平充滿偶然與神異，一生幾乎是靈異記的集大成。

相形之下，綜觀無明慧經的一生，除了認真修行、隨眾作務之外，近乎乏善可陳，但歷來真參實證，名重一方的祖師莫不如是。從這個角度看，無明慧經可說實現「神通妙用，即是運水搬柴」的禪宗真髓，當之無愧。換言之，無明慧經的禪法幾乎完全實踐在日常平凡的生活中。

無明慧經的法脈傳承是貨真價實的曹洞宗，所謂雲門系湛然圓澄固然受慈舟方念（？—一五九四年）的印可，但其參學過程中與真的曹洞宗門關係不大。無明慧經從出家開始追隨蘊空常忠（一五一四—一五八八年）修學開始，幾乎不離左右，遊方行腳，往參無言正道（一五四七—一六二三年），刻意遍嘗曹洞法乳，但無明慧經從未以名門正派自居。

即使廣接天下英雄豪傑的憨山德清，也對無明慧經毫無印象，凸顯了他的特別之處：這樣一個交遊不多、足跡不廣、外護不強，更談不上著作等身的無明慧經，何以能名重天下，甚至開創一個影響力廣及海外的宗派？幾乎所有宗教社會學的基本原則對無

明慧經都不適用，這樣一個特殊案例，箇中微妙，委實值得深思。

不動如山　參大好山

無明慧經依止蘊空常忠，為晚明曹洞宗初祖小山宗書高足，恰為無明慧經同鄉。無明慧經最初在其門下三年表現並無特出，後來發心參究，因「大好山」公案而開悟。開悟後，曾主寶方寺，影不出山二十四年，二十四年如一日！後來因受到指責，從善如流，不得已行腳參方，訪雲棲，謁達觀（紫柏真可），禮五台山，後倦遊還鄉，主建昌府新城（今江西黎川縣）壽昌寺二十年。

無明慧經在壽昌寺期間「千指圍繞，別建菴院」，培養出許多優秀的人才，成就一個流傳至今的禪門曹洞宗壽昌派。遊方時期不說，無明慧經在一地短則三年五年，而二十年不動如山似乎也是家常便飯。

就此觀之，無明慧經就是一座山。山，明明白白是善於等候的。

無明慧經對山之為物別有會心，而一切的發凡，在無明慧經開悟的瞬間，或許就已經在生命基因中上了烙印。無明慧經年輕時發心參究大事，曾經在峨嵋山閉關，某天讀到《傳燈錄》當中「僧問興善：『如何是道？』興善曰：『大好山。』」此一公案，疑情頓發，寢食都忘。某天，因為搬石不動，豁然大悟，即成一偈，曰：

欲通無上菩提道，急急疏通大好山。
知道始知山不好，翻身直出祖師關。

此偈深蒙其師蘊空常忠印可，許為法器。在壽昌子孫的宣揚之下，無明慧經跟「大好山」公案幾乎畫上等號，此偈更是名聞千里。在七十歲時，無明慧經回顧前塵時猶言：「天然透過大好山，如匙開鎖。」山，既是通往真理的道路，也是生命本源的家鄉。

無明慧經閉關三載，其間不飛不鳴，開悟下山便入蘊空常忠堂奧法眼，許為法器。又其住持寶方時影不出山二十四年，因人一句便下山行腳，得以禮敬雲棲袾宏、紫柏真可。這一切，看似稀鬆平常，其實彈無虛發。無明慧經住山不出，終於等到無異元來（一五七五—一六三〇年）這位不世出的奇才充當首座，壽昌禪風偃行天下，除了無明慧經之外，無異元來居功厥偉，連眼空四海的密雲圓悟也稱讚不已。而這一切，無異說明無明慧經已然透入「大好山」公案無上密義，安靜、堅定，涵養萬物而不居功。

生平佛法　不離鋤頭

無明慧經不以詩名，偶有詩作，皆言宗門本分事，非詩人之詩。以下這首〈示元著關主〉闡發其禪悟之境甚深，其曰：

得有因由悟有時，青山一歲一芳菲。
但能不為時辰使，自自如然合化機。

萬法收歸一法化，遇人遇物祇一下。
他行東路我行西，調直開交難擬價。
此事從來不許可，果然難得十成人。
要教枝上生枝去，始解懸崖撒手行。

此組詩第一首發端自說行實，兼以贈人。第二句謂青山儘管貌似不動，然與時俱化，兼謂開悟一事不能強求。三、四句即「有物先天地，不逐四時凋」之意，比喻主人公契入造化真宇。
第二首開頭謂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」，第二首意在指「劍不出鞘，出則見血封喉」，精準掌握出手的時機，才能打蛇三寸，禪悟一事亦是如此。三、四句喻眾生機根業福不同，不可據一以求，大國手應病與藥，學人未悟，徒然東奔西走，虛費草鞋錢。

第三首發端謂透網金鱗難求難值，末尾指學道必須能夠超出學地，當下承擔。「枝上生枝」固然有超宗出格之意，更像是宗下開派祖師口吻，此二句半以贈人，半以自許。

無明慧經住持壽昌期間，不攀外緣，不設化主，隨緣任用。年過七旬亦隨眾作務，自謂：「只好山中填坑挖孔。」可說是「生平佛法，不離鋤頭邊」，一方面無明慧經對土地的感情表露無遺，另一方面壽昌派早期農禪之風亦依稀可見，在深染文士風雅習氣的晚明佛教界，格外顯得質樸真誠。

無明慧經與壽昌派是中國禪宗史上一座寶山，蘊藏豐富的礦藏，今後尚待進一步的發掘與探勘。